

【悦·思享】

据说一次讲学时,山崎向弟子发问,“方今彼邦,以孔子为大将,孟子为副将,率数万骑来攻我邦,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?”弟子咸不能答,曰:“小子不知所为,愿闻其说。”曰:“不幸美逢此厄,则吾党身披坚,手执锐,与之一战而擒孔孟,以报国恩,此即孔孟之道也。”

## 儒学在日本：一段被“魔改”的思想史

近年来,儒学的命运似乎迎来转机。儒学不仅作为一种历史悠久,博大精深的学问体系被重视和重估,而且还大有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,作为教养或行为方式回归日常生活之势。以此为背景,重新审视儒学与近代历史关联的议题屡屡被提及。

值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周年(1868-2018)之际,一些讨论日本与儒学关联的专题论著发表。拜读过这些论著后,笔者不禁想到了三个故事,三个儒学与日本发生纠葛的故事。

### 故事一:鲁迅

1902年,鲁迅进入东京的弘文学院,学习“四书上并无记载的”化学和生物等近代科学。然而有一天,“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,说: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,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!我大吃了一惊。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,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,所以到日本来的,然而又是拜么?一时觉得很奇怪。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,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”(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,1935年4月)。

因绝望于“孔夫子和他的之徒”,才去日本的鲁迅,没料到又撞见了孔庙和热衷儒学的日本人。鲁迅和他的同学最后有没有去“拜”,尚不得知,但明治后期儒学的影响可见一斑。

这座“御茶之水的孔庙”,在1923年9月的关东大地震中被焚毁。之后被重建,并于1935年竣工。“孔子的圣庙落成了,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。”对于这件事,鲁迅多少有些感慨。也有些疑惑:日本孔庙的重建,牵动了中国的关心,这算不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呢?然而,对圣人和儒学的共享并没有使中国在两年后免遭日本的全面侵略,正如欧洲人共享着一个上帝也未能逃过一战和二战一样。

不过,对日本侵略者而言,这也算不上什么矛盾。“侵华战争”在当时日本的舆论中被淡化为“中国事件”,被形容为“兄弟阋墙”的内部纠纷,是作为“大哥”的日本教训不守规矩的弟弟(中国)的无奈之举。其后,“大哥”日本又担负起“外御其侮”的重责,抵抗英美侵略,振兴亚洲,并以实现天下第一家,世界大同为最终目标。这岂不非常符合“圣人”之教吗?

### 故事二:津田左右吉

鲁迅文章发表4年后,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(1873-1961)却因缺乏这种建设“大东亚共荣圈的时代觉悟”,非议儒学和传统遭到了攻击。

1939年10月,受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南原繁(1889-1974)委托,时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的津田在当时的东大法学部开设“东

洋政治思想史”课程,讲授“先秦时代的政治思想。”最后一堂课结束后,津田遭到右翼学生团体的围攻。

担任助教的丸山真男时年25岁,他挺身而出,协助津田突出重围返回教员休息室。然而,右翼学生随后也涌入休息室,继续围攻津田。据丸山回忆,右翼学生对津田的论点,如儒学对日本历史影响薄弱,儒学属于知识阶层,与普通民众生活关系不大等非常不满。有学生大声质问道:“这岂不否定了历史上将日中两国紧密连接起来的道德思想吗?”当然,右翼学生并非要与津田讨论学术问题,他们也不是信奉儒学的佛教徒。他们不满的地方在于,津田的学说动摇了“东亚新秩序”的道德基础。如果儒学不是联系日中两国历史的思想纽带,“兄弟”关系如何成立?日本的“大哥”地位由何而来?日本又有何资格“教训”中国呢?

不仅如此,津田一直倡导以严格的文献学方法和“疑古”的态度考察《古事记》和《日本书纪》,区分神话故事和历史事实,早已招致右翼分子的不满。围攻事件后不久,以驱逐自由主义学风为己任的右翼思想家蓑田胸喜(1894-1946)攻击津田是“抹杀日本精神、东洋文化的恶魔虚无主义者,无比凶恶的思想家”,似乎杀一百遍也不解恨。其后,津田被迫辞去教职,著作遭禁售,并以“冒读皇室之尊严”的罪名被起诉、判刑。

日本投降后,蓑田在家里上吊而死,津田当选日本学士院院士。相较于两人的命运,更让人好奇的是,儒学在日本怎么变为美化侵略的思想资源了呢?为回答这个问题,我们先看这三个故事。

### 故事三:山崎闇斋

第三个故事关于江户时期的朱子学信徒山崎闇斋(1619-1682)。

山崎名嘉,通称嘉右卫门,15岁至29岁剃发出家时法号“绝臧主”,归儒还俗时号“闇斋”(朱熹斋号晦庵,此乃向朱熹致敬),后创设了鼎鼎有名的“垂加神道”。在江户时代,像山崎闇斋这样的“跨界学者”不是特例,而是常例。

山崎似乎是虔诚的朱子学信徒,曾称:“学朱子而谬,则与朱子共谬,何遗憾之有?”虽然言之凿凿,但也不见得总是如此。据说一次讲学时,山崎向弟子发问,“方今彼邦,以孔子为大将,孟子为副将,率数万骑来攻我邦,则吾党学孔孟之道者为之如何?”弟子咸不能答,曰:“小子不知所为,愿闻其说。”曰:“不幸美逢此厄,则吾党身披坚,手执锐,与之一战而擒孔孟,以报国恩,此即孔孟之道也。”也就是说,如果中国派孔孟率兵来攻,我们这些日本的“习儒之人”要拿起武器上阵击败他们,生擒孔孟,以报国恩。这正是“孔孟之道”。

不过,对于同时代的中朝儒学者来说,这段对话荒诞不经。孔孟何尝会侵掠他国?儒者岂能上阵?孔孟何曾论及“国恩”?朱子学徒岂敢非薄孔孟?山崎闇斋终究是“日本的”朱子学者。

与明清中国和朝鲜王朝不同,江户日本是以武士为主体的社会。在战国时代的枪林刀丛、硝烟弹雨中形成的武士阶层,拥有可以世袭的封地、俸禄和身分。武士原来是不读书的,进入和平期后,才渐渐关心起学问来。江户日本不存在科举制度,儒学不是“统治思想”,亦难被称为真正的“官方学问”。江户人名义上都是佛教徒,接受寺庙的管理(檀家制度)。按照儒学的标准来衡量,当时的日常生活规范、家族制度以及“冠婚丧祭”大多不合礼制。正是在这样的“异域他乡”,儒学被自由地研究和阐发,一再变换形象。可以说,一段江户儒学史,就是儒学不断被“魔改”的历史。

### 江户时代的儒学

美籍书房在日本以出版艰深的学术著作闻名。1978年,美籍出版江户儒学者荻生徂徕(1666-1728)的《论语微》时,打出了一条广告文,“如果说西欧思想史如怀特海所讲,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话,那么东亚的学问和思想的历史,则可以说是《论语》的注疏史。”

因为是广告文,不免有些夸张和煽情。不过,说儒学构成了日本前近代思想世界的基石之一也并非虚言。儒学很早就传入日本,但一直被作为贵族教养之一,流传于上层社会。儒学向日本社会的深层渗透,发生在德川政权成立后260多年的漫长和平期之中,尤其是后半期。江户时代前的儒学,主要是汉唐训诂学。“理气”“圣人可学而至”“本然之性”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等雄大的朱子学论题尚未出现。虽然朱子学著作已被留学中国的禅僧带回,但在纷纷扰扰的战国乱世中,它还蛰伏在京都和镰仓的禅寺中。

儒学在江户时代的推广过程中,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和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发挥重要作用。德川家康聘请原为京都建仁寺僧侣的林罗山(1583-1657)讲授《大学》与《贞观政要》,并大量搜罗儒学书籍。而德川纲吉则致力于将“武治”转变为“文治”。他将1615年颁布的“武家法令”第一条从“专心修练文武弓马之道”改为“勉励文武忠孝,以正礼仪”,并命林罗山曾孙林凤冈于1691年修建孔庙,并任其为“大学头”(国子监祭酒)。这座孔庙也就是鲁迅所谓的“御茶之水的孔庙”。

在此前后,日本涌现出一批极具特色的儒学研究者。除了协助德川政权掌管“文教”的林氏家族外,还有中江藤树,山崎闇斋、熊泽蕃山、贝原益轩和新井白石。新井曾为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重用,是江户260多年间唯



鲁迅像(日本仙台市博物馆)

### 明治维新前后的儒学

江户后半期,“藩校”(各藩设立的公立学校)和民间学校的数量大增。武士在“藩校”接受“四书五经”的教育,商人和有经济实力的农民在私塾学习儒学,糅合了神、儒、佛,以通俗语言宣扬道德的石门心学,在庶民中广受欢迎。儒学开始成为“大众”的学问。这一时期,发生了著名的“宽政异学之禁”(1790)。

老中松平定信(1759?1829)为打击当时的奢靡之风,推行重农抑商政策,进行思想统御,下令直属的学问所(即后来的昌平坂学问所)只能讲授朱子学,禁止讲授“异学”。这一禁令的意义有限。和所有的思想禁令一样,人们总是乐意以阳奉阴违的态度加以应付。据说,昌平坂教授佐藤一斋(1772-1859)“上班”时讲朱子学,“下班”后讲阳明学,他在88岁高龄去世时,门下弟子已多达三千人,其中不乏山田方谷、佐久间象山、渡辺华山、横井小楠、中村正直、大桥南庵这些赫赫有名人物。他们借助儒学的知识框架和世界观,理解西方近代文明,并力图在西洋的冲击下解决当时日本面临的各种问题。

明治维新的亲历者,无一例外都学习过儒学。这是日本史上唯一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拥有儒学素养的时代。就连那位“东洋的伏尔泰”、猛烈攻击儒学的福泽谕吉也曾通读《左传》十一遍。因此,主张儒学促成了明治维新,无异于一句正确的废话。

朱熹讲过的几乎每一句话,但徂都不同意。朱熹主性善,但徂不讨论性善恶,认为论性是道家的发明。他倾向于认为人各有性(“人随其性所殊”),人性虽然倾向于与他人合作,但不会改变。这也是与荀子的根本不同。朱熹主张“变化气质”,认为愚夫愚妇可成为圣人。但徂则认为“气质不变”,“豆就是豆,米就是米”,豆永远变不成米,重要的是使豆充分发挥豆的作用,使米充分发挥米的作用。但徂的主要论点有二,第一,道的核心是“治国平天下”,“修身齐家”等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无涉。第二,讨论“应然”(应该怎样做)之前,要了解“实然”(实际情况如何)。

这一时期的儒学讨论很热闹,也有很多创见,但其影响尚停留在学问世界。至江户后半期,这种“日本化”的儒学经过上百年的渗透、沉淀和变形,开始从学问世界潜入至民众思想世界的底层。

## 在这个驿站，人人都是“朗读者”



“从明天起,做一个幸福的人,喂马、劈柴,周游世界;从明天起,关心粮食和蔬菜,我有一所房子,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……”每到周末,位于泗洪县城一角落的读书人驿站总会响起或铿锵有力、或掷地有声的朗诵声,他们当中有的是公务员,有的是单位员工;还有教师、学生、个体商户等等,虽然职业、年龄不同,但是他们都有着同一个爱好,那就是读书。

### 缘起“口吃” 爱上朗读

说起“读书”,不少人常常会被人问起“你有多久没有读过一本书了?如今在“读书”和“手机”之间成了不少人艰难的选择。然而,在读书人驿站,记者却看到一些读书爱好者放下了手机,拿起书本享受地当起了“朗读者”。

据泗洪县读书协会会长邓颖龙介绍,读书人驿站,其实是泗洪首家免费读书场所和公益阅读推广示范点,他们当中会有有一个读书人驿站还得从他最喜欢的诵读和演讲说起。

邓颖龙告诉记者,别看自己在朗诵时声音洪亮,吐字清楚,可在平时说话中,自己还带有一些轻微口吃。因为喜欢写作和摄影他接触了很多朋友,但是却因为轻微口吃羞于面子不敢说话也不太敢与人交流。为了克服这些,他就通过尝试诵读和演讲来改变自己。为此,他一有空就读书,一有空就去找老师纠

正读音,还经常报名参加朗诵或者演讲比赛,渐渐地他在诵读中找到快乐,在演讲中锻炼表达能力,并且还多次参加比赛获奖,这让他自信大增,更是因为诵读和演讲提高了自己语言表达能力,连轻微口吃的毛病也在慢慢好转,而自己也变得喜欢和大家交流。

2017年4月23日,恰逢“世界读书日”,在聚会上,邓颖龙和朋友谈论起了各自的爱好,大家有的爱好朗诵,有的擅长演讲,还有的只喜欢看书,不喜欢说。“为何不创办一个读书协会方便大家一起交流呢?”谈论间,邓颖龙意识到,其实很多人都热爱读书,渴望

能有一个可以互动交流展示自己爱好的平台。为了让大家有一个交流平台和展示舞台,更好推广全民阅读,萌发了创办泗洪县读书协会的想法。当日下午,13名阅读爱好者走进文化大世界,开展“我们一起来读书”阅读交流会,大家朗诵经典美文,畅谈读书感悟,交流读书心得。

2017年5月14日正值母亲节,读书协会20多名成员走进了商场,围绕“母亲”主题进行朗诵。优美真挚的演绎感染了很多入,现场有为自己母亲送上鲜花的子女,也有牵着手含泪紧紧和母亲拥抱的,相互间表达着平时难以表达的祝福和爱。

邓颖龙说,虽然一场又一场的主题公益性朗诵活动掀起诵读会热潮,赢得许多人的好评和点赞,但为了让读书协会更加规范化、专业化,他还邀请了专业的老师从大家的朗读作品撰写、诵读技巧、舞台形象、细节处理、语言把握、感情运用等方面,进行逐一面对面指导和沟通,使协会会员深受教育和启发,也收获满满。不少会员在一些演讲比赛中得到锻炼提高,获得了奖项。尽管越来越多人在读书协会中受益,但却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。

### 为了女儿 设立读书驿站

今年12岁的小会员彭婧茹原本是个胆小、内向的小女孩,可通过和妈妈彭莉捷一起参加读书协会的

活动,她变得阳光、自信而且多了很多才艺。彭莉捷告诉记者,女儿曾经的性格让她很担心,但是自从加入读书会后,女儿走上舞台朗诵,学习才艺表演,渐渐地女儿变得自信活泼,还多次担任活动的小主持人,唱歌、舞蹈、古筝、诵读等才艺展示都非常喜欢参加。

女儿在读书协会中受益,让彭莉捷想到:“是否能为读书协会做一些什么?”彭莉捷说,每当看到读书协会到处奔波寻找活动地点,听到别人询问读书协会地点在哪里的时候,总感觉读书协会是个居无定所的组织,为了让女儿和所有爱好读书的人有一个适合安静读书、相互交流沟通的活动场所,她决定投资80余万元开设“读书人驿站”免费作为读书协会活动基地,无偿为全县广大读书爱好者提供读书的场所。

### “公益”引领 助力全民阅读

倒一杯清茶、寻一本好书;置一方天地、寻一份安逸……不少读书爱好者来到读书人驿站发出这样的感慨。如今,泗洪县读书协会发展会员人数突破3500余人;先后策划组织开展70多场形式多样公益阅读推广活动,并全程免费承办协办10多家单位大型主题活动;先后在县直机关和中小学校组建成立20个基层读书社团组织,为全县广大阅读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平台和展示舞台;先后有30多名会员在省市县各级诵读和演讲比赛中获得佳绩,全县全民阅读推广受益人群覆盖突破35万人,为全民阅读推广起到了良好的引领作用。

邓颖龙说,读书协会里的会员来自各行各业,而他本人也只是一名普通的供电公司员工,但是大家因为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了一起。会员当中最小年龄3岁,最大年龄76岁,有退休干部、还有残奥冠军,也有定居英国的博士。会员袁伟表示,通过加入读书协会,感受到了浓浓书香氛围和全民阅读热潮,丰富了家庭生活,收获很多。

不仅如此,读书协会坚守公益发展理念,主动履行社会责任,他们为泗洪女子足球队的留守儿童们送去书包和文具,带着留守儿童感受朗诵的快乐;他们为爱心组织赠送大米、食用油、牛奶、饼干等物品;他们走进幼儿园、学校、企业、乡镇推广全民阅读……

邓颖龙表示,希望读书协会今后能在推广全民阅读、助力书香城市建设的时,不断引领广大阅读爱好者传播正能量,弘扬真善美,培养更多的“朗读者”。

裴凌曼 丁彬彬